

# 杜 鵑 声

雷先根研究畬族论文集

二〇〇二年六月

# 序 言

旧社会,我国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和国家实施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使少数民族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畚族和许多少数民族一样,是一个只有本民族语言、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在旧社会,其有关历史记载都是汉族知识分子写的,难免有历史偏见和道听途说不切实际的东西。新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并有人能够按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本民族历史文化,使之更确切,更具亲切感。这是少数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一个可喜体现。雷先根同志是新中国培养成长的畚族知识分子,今天所出版的这本研究畚族的论文集,是他多年关注本民族文化的智慧结晶。

雷先根同志能站在全国历史大背景下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畚族历史,取得了一定成果。这是值得一切热心了解和研究畚族历史的同志们参考的。他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提出了许多发展畚族经济文化的谏言,足供一切在发展畚族经济文化责任的领导同志参考。雷先根同志一直从事民族工作,为发展畚族经济文化和搞好畚族民族地方自治作出了努力,应该给予肯定和鼓励。

借此机会,殷切希望所有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为各自民族的繁荣多有一份责任感和积极性,为各民族共同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白庚胜(博士)

2002年6月6日

# 目 录

## 一、历史与文化

|                           |    |
|---------------------------|----|
| 1、畬族源于山越·····             | 1  |
| 2、畬语刍议·····               | 11 |
| 3、畬族为什么大分散小聚居? ·····      | 17 |
| 4、也谈畬族盘瓠图腾信仰·····         | 24 |
| 5、文艺战线要重视清除妨碍民族团结的垃圾····· | 29 |
| 6、畬族文化宣传必须绕开“雷区”·····     | 34 |
| 7、浅谈畬族民歌发展和丧俗改革·····      | 38 |
| 8、畬族民族服饰是凤凰装·····         | 47 |
| 9、畬族食俗·····               | 53 |
| 10、漫谈畬族民间音乐 ·····         | 62 |
| 11、畬族舞蹈刍议 ·····           | 68 |
| 12、畬族民歌《梁山伯与祝英台》浅议 ·····  | 79 |

## 二、经 济

|                               |     |
|-------------------------------|-----|
| 1、发展商品生产,繁荣畬乡经济 ·····         | 84  |
| 2、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注重民族自治地方建设 ····· | 90  |
| 3、搞好有偿扶持,促进种养业发展 ·····        | 96  |
| 4、抓好畬村基础设施建设,是目前民族工作的重点·····  | 101 |
| 5、坚持改革开放,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步伐·····  | 107 |
| 6、移民搬迁,造福万代 ·····             | 114 |

|                           |     |
|---------------------------|-----|
| 7、做好畲民“下山”工作,加快脱贫步伐 ..... | 118 |
| 8、用好民族扶持资金,促进民族事业发展 ..... | 127 |
| 9、改进生产生活方式,搞好生态环境保护 ..... | 129 |
| 10、扶持发展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 .....  | 133 |
| 11、谈民族贸易政策 .....          | 137 |
| 12、景宁要打好民族贸易王牌 .....      | 144 |
| 13、景宁少数民族个体工商业情况分析 .....  | 146 |
| 14、关于景宁享受民族优惠政策之我见 .....  | 148 |
| 15、梧桐茂盛,凤凰自来 .....        | 152 |

### 三、社会事业

|                             |     |
|-----------------------------|-----|
| 1、办好寄宿制小学是山区教育的出路 .....     | 160 |
| 2、浙江省民族教育政策必须及时落实 .....     | 164 |
| 3、关于我省高中民族班问题反映 .....       | 168 |
| 4、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是民族振兴的基础 .....   | 176 |
| 5、漫谈人口流动 .....              | 181 |
| 6、关于少数民族计划生育的看法 .....       | 185 |
| 7、景宁畲族自治县畲族干部情况分析和建议 .....  | 189 |
| 8、论人才的合理使用 .....            | 194 |
| 9、关于我省民族工作的建议 .....         | 208 |
| 10、毛泽东的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     | 216 |
| 11、改革开放年代是落实民族政策的黄金时代 ..... | 227 |
| 12、畲乡春意浓 .....              | 231 |

## 畬族源于山越

对畬族的族源，目前尚有争论。族源是讲某一民族主要由哪个地方的哪一部分人发展起来的。笔者认为应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吸取精华去其糟粕而认定。

各地畬族家谱、《祖图》、《高皇歌》以及口头传说都认为畬族祖居广东潮州凤凰山。潮州确有一座凤凰山，历史上很早就有名气，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已有记载，它位于潮州所辖的海阳县北 140 里，即今广东饶平县至丰顺县，是座绵亘数百里大山脉。韩江流经其境，韩江上游是福建的汀江，水系相连。在古代、沿江河流域正是人类栖息的好地方。在唐代之前这里没有后来的这种省界之分，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区域，这个区域用凤凰山表示。畬族是凤凰山一带土著民族还是从别处迁入凤凰山？由于缺少历史文字记载的证据，不少学者从不同的旁证史料说明畬族族源，尚未得到统一的结论。主张畬族是从其他地方迁入凤凰山的观点主要有三种：1、畬瑶同源武陵蛮，于汉晋时代从长沙一带迁来；2、畬族是东夷，是徐州一带迁去的；3、畬族是河南迁来的。主张畬族是土著民族的观点也有三种：1、畬族是古越族的后裔；2、畬族是南蛮的一支；3、畬族是闽族的后裔。

土著民族说，是 1980 年以来，随着畬族历史研究的深

人，在批驳入迁说中确立起来的。持这一观点的学者首先联系全国历史论述：早在原始社会时代，我国各地包括韩江流域在内就有各民族的祖先在那里生存。解放后陆续发掘的潮安县陈桥贝丘遗址，潮阳县左茶山、赤牛山、葫芦山、梅林湖等贝丘遗址，出土了印纹陶和新石器，并于1974年在饶平县发掘出商代24座墓葬。说明了在商周时代，韩江流域的文化已经发展到相当于中原的商周。考古学者有的把这里的印纹陶文化推断其主人是古越族，有的判断其主人为畚族先人。战国时期长江以南有吴、越、楚等国，吴在苏州一带，楚在两湖，越在浙江。先吴战败越，后越灭吴，越往南发展到闽粤；楚发展到广西、滇东南、越南北部，最后灭越，称霸南方；但楚还是被北方的秦战败，秦统一了中国。秦汉时把五岭及五岭以南称为百越，有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瓯骆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瓚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史家通行的看法，百越在我国东南方的一个弧形地带范围，包括江苏、安徽、湖南的南部，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的全部及越南的北部，连台湾和南海诸岛。韩江流域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当然在百越范围内。汉代初年，以越兵诛秦佐汉有功，又因越地远离中原，多山峻岭，统治不易，放弃不可，遂对其分而治之，其中于高祖五年封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地，为闽越国；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封织为南海王，王闽、粤、赣交界的汀、潮两地为南海国；惠帝三年（前192年）封摇为东

海王,王浙东温、台、处三州,为东瓯国。《史记·东越列传》记载:“至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而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据《集解》徐广所云,北徙江淮东瓯越族人约四万余人,留居的约五六万人。南海国于汉文帝时(前179至前156)时被闽越国占有。闽越国在西汉时曾盛极一时,其王余善自称“武帝”,视汉王朝为劲敌,为汉王朝所不容,于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发兵攻闽越,杀余善,结束了闽越割据局面。《史记·东越列传》又记载:“以闽险阻,数反覆,乃召诸将,悉徙其众于江淮之间,”闽越人(包括南海国人)虽说“悉徙”,也肯定有留居的。到三国时,孙吴在闽北设建安郡。《宋书·郡志》就记载:“建安太守本闽越,汉武帝世,东越反,徙其民于江淮间,后有逃遁山谷者颇出,自立为治县。”因有“逃遁山谷者”存在,所以《后汉书·灵帝纪》中出现了称这部分人为“山越”的记载。《资治通鉴·汉纪》胡三省注曰:“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到唐宋时期,原百越区内出现了新的一些民族称呼,《隋书·南蛮传》就提到南蛮诸少数民族,“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在韩江流域则有“僚”、“蛮僚”、“峒蛮”等称呼。《资治通鉴·唐纪(三一)》提到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岭南五府经略绥靖夷、僚,统经略、清海二军。”《唐纪(七一)》提到僖宗中和二年(882)年“高安(属江西洪州)人钟传聚蛮僚。”《唐纪(七五)》提到昭宗乾宁元年(894年)“黄连洞蛮二万围汀州。”清编《云霄厅志》记载:“高宗总章二

年，泉潮间民苦蛮僚之乱，……乃以左玉钤卫翊府左郎将陈政统岭南行军总管事，镇泉潮间故绥安地。仪凤二年(677年)，政卒，子元光代领其众。”又载：“唐总章二年(669年)，左郎将陈政之子陈元光讨平广寇，开屯于此，以制诸蛮，……嗣圣元年(684年)，建漳州郡于云霄，并置漳浦县属。”并载陈元光《请建州县表》，承认当时“蛮僚”是“诛之则不胜诛，徙之则难以屡徙，……其本则在创州县。”清编《临汀汇考》记载：“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曰畬客。畬字不见于史，各省诸苗……皆元称畬者，……是闽地之蛮皆称曰畬也。”南宋刘克庄的《漳州渝畬》载：“省民山越往往错居，……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瑶、曰黎、曰蛋，在漳者曰畬。西畬隶龙溪，……南畬隶漳浦，……二畬皆刀耕火种，崖栖谷汲，如猱升鼠伏，有国者以不治治之。畬民不役，畬田不税，其来久矣。”

不论持土著论还是入迁论，都承认畬族至迟已在唐代居住在韩江流域。土著论者从宋代的“畬民”推到唐时的“蛮僚”，又从“蛮僚”推到“山越”再往上推到“闽越”及“百越”。因汉时称四面少数民族，东方为夷，北方为狄，西方为戎，南方为蛮。从“百越”又扩大到“南蛮”。所以说是“古越族后裔”、“南蛮一支”、“闽族后裔”，只是范围确定的大小区别。笔者认为，把畬族族源主流定为南海国（即韩江流域）的山越更为确切。

驳同源武陵蛮论的一个有力论据，就是：正史已记载漳潮一带的蛮僚被唐将陈政所征，到其孙陈元光所征服，从总章二年至开元三年（即669年至715年）达46年之久。而

瑶族来源于武陵蛮的论述者多数认为是在隋唐之际才从武陵、五溪一带迁到湘、粤、桂三省交界地区。尽管没有史书记载,即使有瑶族一支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也不可能形成与唐军对抗的力量。当时的蛮僚,陈元光已指出是“本土之苗”;《漳州渝畬》也提到“省民山越往往错居”;还有《南海县志》曰:“岭表溪峒之民,号峒僚,古称山越”;《嘉应州志》曰:“峒僚,岭表溪洞之民,古称山越。”《龙岩州志》曰:“武帝灭之,徙其民而虚其地,其民不从徙者复生聚。”这些记载都说明了“蛮僚”与“山越”的关系。虽然有些志书把畬瑶混称,瑶族在南岭以西,畬族在南岭东部,区域相连,有密切交往,但畬族民间传说没有讲到从武陵地区迁来,史书记载也只讲到唐初有“徙内地民(北方汉族)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畬瑶的民族区域虽相连,但不同,无视畬族民族区域内历史记载,而凭旁证材料以瑶族的历史来推断畬族的历史,我认为是无力的。

关于姓氏,《云霄厅志》的《名迹》篇《五通庙》条记载:“在西林,旧志传,元将陈君用建城时,遂有此庙,中祀五方之神,国朝里人吴镛募众重修。(和邑志:查此庙石柱镌有盘、蓝、雷氏字样,盘、蓝、雷氏系陈玉钤听征蛮僚。庙柱为蛮所舍,则建庙必在开屯之先,云霄宫庙惟此最古)。”说明蛮僚中就有盘、蓝、雷氏。现在汉族中也有雷、蓝、钟姓,壮族中也有不少蓝姓。虽然瑶族也有相同姓氏,只能说明畬瑶两族都受中原文化影响,难以用此解释畬瑶同源。

关于盘瓠传说,南朝人范晔著《后汉书·南蛮传》把笃信该传说的民族指为“今长沙武陵蛮是也”,而在他之前,

晋人干宝的《搜神记》记载内容很详细，指出分布范围是“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可见盘瓠传说相当广，武陵只是其中一部分。因此，把南方一些有盘瓠传说的民族都说成来源于武陵蛮，是不确切的。盘瓠传说只是一种神话，范晔把它作史来写，本身就是错的。古人对盘瓠传说就持否定态度，杜佑《通典》载：“按范晔《后汉书·蛮夷传》皆荒诞不经。大抵诸家所序四夷，亦多此类，未详其本出，且因而商略之。晔云：‘高辛氏募得犬戎之将军头者，赐黄金千镒，邑万家，妻以少女。’按黄金，周以前为斤，秦以二十四两为镒。三代以前分土，自秦汉分人。又周末始有将军之官，其吴姓宜自周命氏。晔皆以为高辛之代，何不详之甚。”宋人罗泌也写了《路史·论盘瓠之妄》。神话每每是历史的影子，但神话绝不是历史。宋末刘克庄著《漳州渝畬》还说到：“余读诸畬款状，有自称盘护孙者，彼畬曷尝读范史，知其鼻祖之为盘护者，殆受教于华人耳。”“范史”即范晔的《后汉书·南蛮传》，可见先有北方汉族（华人）的盘瓠神话故事。由于畬族先人生产力低下正如费尔巴哈说的：“未开化的自然人还不但使自然具有人的动机、癖好和情欲，甚至把自然物体看成真正人。”<sup>①</sup>现在还笃信盘瓠信仰的人，相信自己的祖先来自河南高辛帝，我们也无需去指责，但作为历史研究就不能延续范晔之“荒诞不经”。不管把高辛帝说得如何具体，并把盘瓠改成是高辛帝军队中扛犬图旗的部落，都是站不住脚的，就象人间是实在的，但人们以人间事实设想天堂，天堂的故事只是神话，唯物主义者绝不相信天堂是事实。

关于《开山公据》，其内容矛盾百出，说《开山公据》是楚平王“出敕”的，“大隋五年五月十五日”才付给“盘瓠子孙七祖”。查历史，高辛在约公元前 2200 年；楚平王为楚共王第五子，在位为公元前 528 至 516 年；大隋五年为公元 586 年；人以 40 年为一代好了，七代还不到 300 年，那七祖应在公元前 1900 年。按此算，楚人为 1300 年前的功臣之孙出具敕书，并等了 1000 来年发出，不是天大的笑话！又写到“至乾元二年……皇旨敕出”，给盘瓠三子一婿赐姓封官，“赐紫袍玉带，青黄各色帽领、凉伞、旌旗”。乾元二年是唐肃宗年号即公元 759 年，此事不见正史，唐肃宗为 3000 年前的人赐姓赐官赐物，使人无法相信。还有，“畚民”之称到宋代才出现，怎么会在春秋战国的楚人文书就用上了呢？文中说到盘瓠是天定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死的，假设盘瓠真有其人，其死应在高辛帝年代，高辛帝时是原始社会阶段，无立有年号。再查以后历代王朝，也无此年号，只有大理段兴智立天定年号仅 3 年，为 1252 年至 1254 年，元末起义者徐寿辉立天定年号仅 2 年，为 1359 至 1360 年。难道盘瓠竟能活到这时？真乃神也！文中又提到：“刀耕火种，苕薯、姜、苕、芋、菜，及时应食。”苕薯是红薯的南方方言，也称番薯。据历史记载红薯是宋代才从菲律宾传入福建，楚时或大隋时怎有此物？又对照该文尾记录送文者有廖、夏、葛三位尚书，畚族多数家谱云盘瓠三子之妻分别为廖、夏、葛氏。畚族家谱都是清代编写的，笔者猜测，这种《公据》是对历史一知半解的人参照瑶族的《过山榜》编撰出来的东西。最多可以说明畚瑶有交往，绝不能作为畚瑶同源。

依据。

至于语言问题,据语言学家调查和研究,广东惠阳、海丰、博罗、增城四县畬族所说畬语,接近瑶族的布努语。而广东潮安、丰顺即凤凰山地区及往北的福建、浙江、江西、安徽的畬族所说的畬语,接近广东的汉族客家方言。接近布努语的畬族人口只有一千余人,而其他语种占畬族人口99%。站在畬瑶同源论立场上的学者,则认为畬瑶原同使用一种语言,客家人进入畬族地区后,绝大部分畬族放弃了原有语言,只有凤凰山以西的一千多人保留了自己的语言。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如果正确认定凤凰山区以西的四县这一千余人的民族成份的话,即将“皮之不存毛将附焉0!”据广东民族研究所调查,历史上这四县就称这批少数民族为“瑶人”,直至现在他们自己也称“山瑶”。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以及盘瓠传说内容与瑶族相同,按他们自己的意愿,他们承认为瑶族,只是1956年国务院确定畬族民族成份后,去识别民族成份的人把他们定为畬族的。对于接近于客家方言的畬语,一些语言学家也作了分析。首先肯定唐初的“蛮僚”有一种语言,把它称为古畬语。唐初始,北方大量汉族迁入凤凰山地区,明朝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说到:“山中自称盘瓠后,……常称城邑人为‘河老’,谓自河南迁来……系陈元光将卒始也。”现代畬语还称汉民为“河老”,可见此词产生于唐军人漳之时。古畬语在秦汉统一凤凰山地区时,已吸收了部分古汉语,唐代汉人进入后,更进一步吸收了一些古汉语。客家人是南宋至明代进入凤凰山地区,据畬族历史研究学者认定畬族在南宋与

明代才离开凤凰山地区,迁往闽东、浙南。这个时期为 1127 年至 1644 年,有 500 余年。在这 500 来年中,畬族与客家人共同生活,语言也应是互动的,客家语会吸收部分古畬语,古畬语又加进了一些客家语,从而产生了次古畬语。畬族迁到闽东、浙南后,又吸收了当地的一些汉语方言,才产生了现代畬语。福建民委对罗源畬语作了 100 个常用词分析,其中粤语占 14 个,客家语占 13 个,闽南、潮州语占 6 个,福州话占 43 个,其余 24 个归不了上述语类,可能就是古畬语,这种情况正说明了畬语发展变化的状况。再说,畬族较早迁出到闽东、浙南,已有近一千年了。迁出后的时代更发达,畬汉接触绝不亚于未迁出的时代,但这一千年还能保留畬语,以前的 500 年不可能设想把语言全部换掉。所以,以广东四县少数人的情况来推论畬族整体,也是站不住脚的。

至于凡带畬字的地名联系起来分析也存在矛盾。《新华字典》中畬族的畬字由人示田组成;含熟地之义的畬由余田组成。《漳州渝畬》中指出“凡溪洞种类不一,……在漳曰畬。……二畬皆刀耕火耘。”从这里来看,畬民由刀耕火种而取名,那么用余田组成的畬也不会错。只是解放后为了正规族名,才定下畬族的畬由人示田组成。但全国由有熟地而取名的地方很多,大多数农耕民族都走刀耕火种阶段。如果畬族曾遍布全国,刀耕火种的也只有这一个民族,那么把凡事有畬字相连地方都说成畬族住过的地方是可以的,但事实不是如此。如果地名与族名相一致论成立,则德国的汉堡、韩国的汉城,岂不是成了我国汉族的族源地?

综上所述,畬族的最早先人是凤凰山地区的原始社会人,因没有文字记载,被盘瓠传说篡位后,真正始祖之名未传下来。到秦汉时,史书称“南蛮”、“百越”、“南海国”、“闽越”人;三国时称“山越”人;唐时称“僚蛮”、“峒蛮”;宋时始称“畬民”,并“畬瑶”混称;到明代时称“畬客”;民国时曾称“苗夷”,导至解放初部分畬民填报苗族民族成份;解放后正式确定畬族。按历史记载,东汉时和唐代有不少畬族先人同化为汉族。其他年代应该承认也有不少畬族先人同化为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同时也应承认有少数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同化为畬族,畬族中有李姓就是例子。因此,认定凤凰山土著民族为畬族之源,既有历史依据,又同一于畬族民间文化传承,笔者认为这比其他说法更确切。

(本文发表于《丽水师专学报》1998年第二期,后被辑入新华文献丛书编辑部的《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宝典》一书和当代领导科学参考文库编委的《当代中国党政干部优秀论文选》一书,后又被编委评为《社会科学与西部开发》学术成果特等奖。被丽水市社科联评为1997—1998年度社会科学成果优秀论文。)

#### 注释:

①《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集,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59页。

## 畬 语 刍 议

1981年，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一书，第566页对畬族语言作了肯定：“畬族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畬语和汉语的客家方言很接近。广东的极少数畬族使用接近于苗语的‘布努’语。”但是，1986年毛宗武、蒙朝吉编的《畬语简志》与前书相反，把广东博罗、增城、惠东、海丰等县约一千多畬民使用的接近于苗语支“布努”语当作畬族历史上曾统一使用过的语言，并加以详细研究。而把90%以上畬民现在使用的基本上统一的语言定为汉语客家话。认为从唐初开始到明朝，现今说客家话的这部分汉族先民不断大批进入粤东地区，使畬族经过一段使用双重语言，最后绝大部分人放弃了自己的语言，在任何场合中都使用汉语客家话。只有广东博罗、惠东一带畬族，深居崇山峻岭，很少与外界接触，才保留使用畬语。

一个民族放弃了自己的语言文字，而接受了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历史上有这种情况，象满族就是这样。但畬族是不是象毛宗武同志所说的，也是这样呢？我们只承认毛宗武同志这种判断的思维逻辑性，而不承认它的历史存在性。他是站在畬瑶同源于“武陵蛮”观点立场上进行推理的。瑶族有五分之二人说的话接近苗语，这些瑶族自称“布努”，而广东一千多畬民说的话接近这种“布努”语，所以推

断说,畬瑶一起从长沙武陵南迁,使用一样的语言。后来绝大部分畬民放弃了这种语言,而用了汉语客家话。毛宗武同志这种关于语言的推理值得商榷。

各地畬族的家谱、《祖图》、《高皇歌》以及口头传说都说畬族的祖先是在广东潮州凤凰山。畬族是凤凰山一带土著民族还是从别处迁来凤凰山?由于缺少历史文字记载的证据,不少学者从不同的旁证史料来说明畬族族源,尚未得到统一的结论。

瑶族来源“武陵蛮”的论述者多数认为是在隋唐之际,由于受到反动统治阶级压迫,从武陵、五溪一带迁到湘、粤、桂三省边界的。而在闽、粤、赣三省交界的“蛮僚”,根据正史《资治通鉴》的《唐纪》以及方志《云霄厅志》等记载,曾在唐初抵抗唐军南征四十余年。《云霄厅志》详细说到,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陈政和陈元光父子率兵进入漳、潮地区,当时立即遭到当地“蛮僚”的反抗,“泉、潮间蛮僚啸乱”,唐军受到“群蛮来侵,自以众寡不敌,退保九龙山”,屯居火田村。陈政死,陈元光“代领其众”。仪凤二年(677年)“广寇陈谦连结峒蛮苗自成、雷万兴等进攻潮阳,陷之,守帅不能制”。景云二年十一月(711年)陈元光被“蛮僚”将领蓝奉高“刃伤而卒”。开元三年(715年)陈元光之子陈珣“率武勇夜袭巢峒,斩前刃父贼蓝奉高,并俘其余党”,“蛮僚”反抗斗争被镇压<sup>①</sup>。“蛮僚”反抗唐军达四十六年,如果“蛮僚”是刚迁来的一支瑶人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力量。“蛮

① 引自国家民委五种丛书之一《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畬族社会历史调查》(下简称《调查》)第32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僚”应是漳、潮地区土著民族，并有史书《临汀汇考》、《漳州谕畬》等指出，这里的“蛮僚”是畬族先人。《临汀汇考》卷三《风俗考·畬民附》中载：“唐时初置汀州，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杂处其间，今汀人呼曰畬客。……畬字不见于史，各省诸苗……皆无称畬者。《明史·地理志》中，……闽地之蛮皆称曰畬也。”<sup>①</sup>从《漳州谕畬》载：“凡溪洞种类不一：曰蛮，曰瑶、曰黎、曰蛋，在漳者曰畬。……畬民不悦（役），畬民不税，其来久矣。”<sup>②</sup>

在汉朝，凤凰山地区已出现了诸侯统治，《汉书·高帝纪》记载：“武侯织亦粤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淮南王传》说到：“织所据也，在今江西之东南以迄福建之西南界于闽越和南越之间。”<sup>③</sup>汉朝中央集权统治者封凤凰山地区的统治者织为“南海王”，以此统一了这一带地区。汉朝中央统治集团消亡后，各地割据，所以唐朝又要来一次统一各地的军事行动。因此，才有“蛮僚”抵抗发生。“蛮僚”领袖雷万兴、蓝奉高等领导反唐斗争达46年之久，说明雷万兴等是这一地区的首领，有相当强的军事力量，不然不可能迫使唐军在九龙江之东“插柳为营”。唐将陈元光在《请建州县表》中也承认“诛之则不胜诛，徙之则难以屡徙”。封建统治者一方面采取建州县加强统治，另一方面采取“徙内地民居之，而本土苗仍杂处其间”的同化措施。现在潮州、汀州一带畬族很少，但姓蓝姓雷的汉族不少，说明有畬族先人被同化为汉族。清朝年初不少蓝姓雷姓“汀州人”迁来

① 引自《调查》第315、348页。

② 引自《调查》第315、348页。

③ 蒋炳剑：《畬族史稿》第70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